

还原历史 走近真相

江淮名流之懒悟和童雪鸿

懒悟和童雪鸿趣事

张庆

懒悟和童雪鸿都是当代画坛著名的画家，两人交情也深厚。下面一则故事，可以看出两位艺术家的生活习性与友情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童雪鸿在安庆二中任美术教师，闲暇之余，常携夫人到迎江寺找懒悟法师，谈谈书论画扯扯印，聊到手痒，你来他几笔，我搞他几刀，倒也很惬意！到了吃饭的时候，懒悟就留童先生夫妻二人吃顿斋饭。每次餐毕，童先生总要客套几句：“下次懒师傅到寒舍，一定要尝尝我夫人的手艺。”

童先生当时就住在安庆二中南边的一条小巷，叫“宝善庵”，他的夫人方春晖，是安庆著名的大户人家方晴庵的后人，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，而童先生呢，则不善于言辞，还有点惧内，按安庆方言，就是有点怕老婆。

有一天，懒悟到城里办事，就在二中附近。事毕，懒悟心想，童先生多次邀请，今日何不顺便到童先生府上，尝尝童夫人的手艺，也算打个牙祭！想着想着，就不知不觉地走到了童先生的家门口。

“哎呀，懒师傅，真是稀客呀！”童先生赶紧把懒悟迎到了屋里。“今天一定要叫夫

人给懒师傅做几个拿手的菜。”说着就进了里屋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童先生才出来，给懒悟沏了一杯茶说：“夫人出门未归，要么懒师傅先来一张扇面如何？”懒悟心无功不受禄吧，拿起纸笔埋头就画了起来。画毕，已近晌午，懒悟问：“夫人怎么还没回来呀？”“快了，快了，要么懒师傅再来一幅斗方如何？”说着童先生又上了一开茶。懒悟摸了摸喝得有点发胀的肚子，无奈又拿起了画笔，这次可就画得有些不专心了。隐约间似乎听到里有说话的声音，懒看了看冰冷的灶台，好像悟出了什么，遂把笔一搁，冲着里屋喊：“童先生，我出去上个厕所。”一喝了不少水，真要出去方便一下，二则借着上厕所，七拐八弯的，溜回到迎江寺去了。

1956年，懒悟任合肥明教寺主持，童雪鸿也奉调合肥安徽艺校。两人一晤面，懒悟就拿此事逗童先生开心。合肥曾有一懒悟画扇，正反两面皆水墨山水，上款题赠童雪鸿，没准就是童先生还愿，懒和尚小酌



童雪鸿

后的佳作。

1966年，社会动荡，童先生不堪忍辱，含冤跳楼自尽。懒悟惊悉，唏嘘不已。“童先生，真绿珠也。”绿珠是西晋时期著名的美女，以美艳而成为西晋名宦石崇的爱妾。“八王之乱”中，权臣孙秀向石崇索取绿珠，为石崇所拒，不久，石崇遭陷害被逮，绿珠泣曰：“妾当效死君前，不令贼人得逞”，遂跳楼自尽。懒悟取此典故，意在赞美童先生冰清玉洁的气节。未几，懒悟也含冤圆寂于合肥城南之月潭庵，和童先生作伴去了。

老照片之毛泽东与安徽



1956年元月，毛泽东接见劳模龙冬花



1958年9月，毛泽东在安徽观看深耕型的操作表演。



毛泽东在安徽省视察农村沼气



1958年9月，毛泽东在博物馆观看战国时期青铜器楚大鼎。



1958年9月，毛泽东视察省委机关钢铁厂。



1958年9月，毛主席在合肥长江路上。

文史辨析之徽剧

徽剧不是徽州的地方戏

王长安

徽学博大精深，然而，随着一些学术文章与媒体的介绍，似乎安徽的文化成就都归属到了徽州，从学术的严谨角度来说，是偏颇的。比如，徽剧并不是徽州的地方戏，有人却当它是徽州的地方戏。

“徽班”并非“徽”州之“班”

常听人说徽剧是京剧的“老祖宗”，是“徽州的地方戏”云云。这种说法在学术界是不准确的。

徽班出现得很早，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末。这与中华文化重心南移，安徽人开始大步走向省外有关。从外地人的视角解读安徽的事物，都不免要带上一个“徽”字。做生意的叫“徽商”（由于明清之际经商且成功的徽州人居多，“徽商”一词渐为确

指）；唱戏曲的叫“徽班”，有别于昆腔的乡音叫“徽调”。当然，也有不称“徽”而称“皖”的。天柱外史氏就说：“嘉庆以后，梨园子弟多皖人，吴儿渐少”，“今乐部皖人最多”。可见，戏曲史上的“徽班”并非“徽”州之“班”，更不是“徽”剧之“班”。

“徽班”以徽州商人蓄养主要在明中期以后，徽州商人富甲一方，商业的成功引发了文化消费欲望的高涨。在戏剧方面主要表现

在蓄养家班，角声斗艺。长期为某个徽州商人所养所用的戏班就被外人称为“徽班”，冯梦祯《快雪堂集》就记述了这样的见闻：

赴吴文情之席，邀文仲作主，文江作陪。吴徽州班演《义侠记》，且张三者，新自粤中回，绝技也。这里所说的“吴徽州班”即是徽商吴文情的家班，但演的是昆曲，演员也是广东人。除了因其为徽商所有而冠以“徽班”之名外，在其他方面与徽州并无关联。

徽调的酝酿与发展

就在徽商广蓄家班之际，安徽沿江一带（当然也包括古徽州）地方戏事也开始兴盛。他们唱昆腔，却由于语言的差异而不“谐吴音”，不经意间唱出一点“地方风味”。于是在青阳腔的影响下，唱出了安徽调——“徽昆”，后发展为二簧腔。这一点，尤以诞生在怀宁的石牌调为著。家乡人带着乡音下扬州，得到了徽商们的亲情惠顾和重金扶持。他们或出没于码头街

肆，或为徽商富贾所容留。技艺得到发展，乡音也渐占上风。这时的徽班已不完全是“徽商之班”的概念，而开始有了徽调（石牌腔，乱弹调）的含义。

这时最叫彩的是来自安庆的戏曲艺人，清李斗在《扬州画舫录》中就这样写道：

安庆色艺最优，盖于本地乱弹，故本地乱弹间有聘之入班者……郡城自江鹤亭征本地乱弹，名春台，为外江班。不能自立门

户，乃征聘四方名旦，如苏州杨八官、安庆郝天秀之类；而杨、郝复采长生之秦腔，并京腔中优者……于是，春台班合京秦二腔矣。

“春台班”就是“进京”的“四大徽班”中的一个。由此文可知徽班的声腔也是五花八门、互为你我的，并非只唱“徽调”。梨园行有句老话，叫“三庆的轴子，四喜的曲子，和春的把子，春台的孩子”，非常形象地指出了“四大徽班”的不同特点和擅长。

徽剧不属于徽州

徽剧应当说和徽州没有太直接的关系，这个剧种名称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的。1956年，为了抢救戏曲遗产，保留戏曲声腔，政府决定成立“安徽省徽剧团”。其剧种基础主要是青阳腔和石牌调，并且吸收部分明代传入徽州而被徽州人唱出了地方意味的徽州调，或

叫徽昆和一些花腔小调。徽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开放的安徽戏曲，至少是我省长江流域声腔的一个总成，而非徽州一隅的“地方”戏。它从来没有在徽州诞生过，戏曲史上也从来没有一个以徽州语，或以徽州腔为主的演唱形式最终凝结为一个剧种的情况。就现有

的情形看，徽剧的艺术格局有摹仿徽班倾向，徽班“文武兼擅”、“众腔同台”的遗风在徽剧中被全盘复制。徽剧也因此更具概括性和代表性，除了因20世纪上半叶的断档而未及规范外，它具有更多的国剧风范。它不属于徽州，而属于安徽、属于整个戏曲界！